

# 头号案件

## YI HAO ZUI AN

这是发生在祖国大西北镍都的  
真实事件，视角独特、场面宏大，情节  
曲折离奇，故事扣人心弦。

陈玉福 / 等著

ONE  
No.1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一号罪案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 号罪案/陈玉福, 刘绍荣著; 姜锋摄影.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5

ISBN 7-80171-442-3

I. 1. . .

II. ①陈... ②刘... ③姜...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3326 号

### 1 号 罪 案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制作

北京市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数 180 千字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 7-80171-442-3/I · 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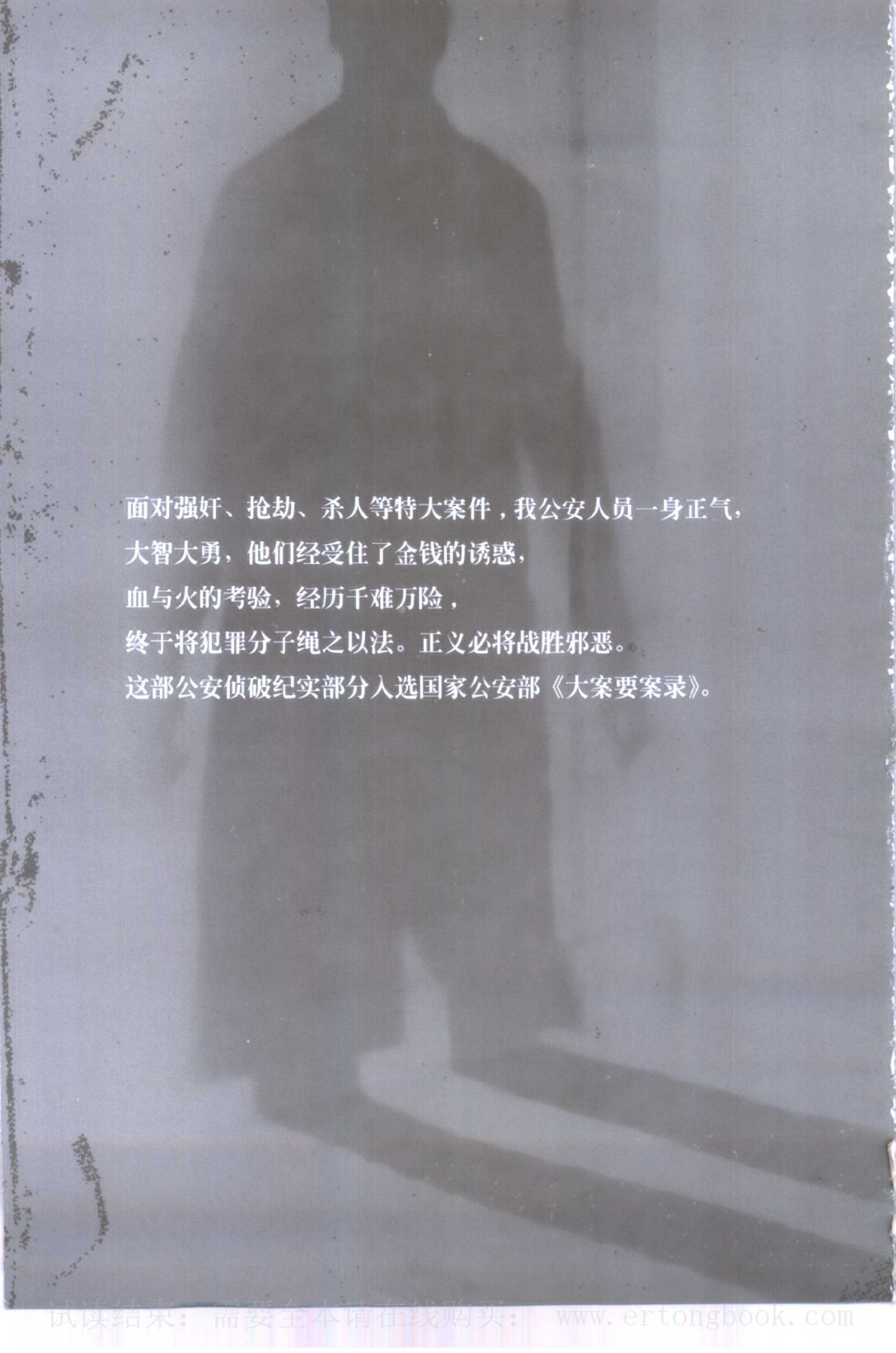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面对强奸、抢劫、杀人等特大案件，我公安人员一身正气，  
大智大勇，他们经受住了金钱的诱惑，  
血与火的考验，经历千难万险，  
终于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这部公安侦破纪实部分入选国家公安部《大案要案录》。



## 第一章

## 镍都一号大案



春节前三天，22岁的年轻司机驾驶刚买不到10天的全新桑塔纳高级小轿车突然失踪……一时间，镍都金昌出租车行业司机们谈车色变。罪犯将司机枪杀后碎尸九段，并预谋实施爆炸公安刑侦大楼和市政府大楼。案情十分危急……

在我国甘肃河西走廊东段古丝绸之路之路上，有一座被人们誉为西北明珠的戈壁新城，她就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大镍基地，我国镍铂族稀有金属提炼中心，著名的镍都金昌。

春节前三天，22岁的年轻司机驾驶刚买不到10天的全新桑塔纳高级小轿车突然失踪……一时间，金昌出租车行业司机谈车色变，罪犯将司机枪杀后碎尸九段，并预谋实施爆炸公安刑侦大楼和市政府大楼。

“百日严打”中，经镍都金昌公安卫士艰难侦破，终于将一伙持枪劫车杀人碎尸恶魔擒获，并冒着十级的沙尘暴到内蒙古阿拉善右旗追回了被劫走的车辆。

案破后，镍都轰动，全市震惊，人民群众拍手称快。金昌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因此荣立集体二等功，四人分别被记一、二、三等功，多人受到嘉奖。

## 一、祸从天降

农历腊月29日，明天就是大年三十，镍都金昌市区的大街小巷人头攒动，人们在匆匆忙忙置办年货。“二踢脚”和“钻天猴”的鞭炮响声稀疏不断，年头年尾忙碌的人们，正欢天喜地张灯结彩准备过大年。

起风了，西伯利亚的寒风穿过腾格里沙漠，在广袤的大戈壁上大一阵小一阵地吹着。中午时分，从龙首山那边吹来一层黑云，天空飘飘扬扬下起了小雪。

此刻，处在市区边缘的金川区宁远乡某村一普通农家小院却被浓浓的愁云包围着，院里的人放轻脚步匆匆忙忙进进出出，或摇头叹气，或悄声议论，偶尔有小孩的嬉闹声，也被大人们瞪几眼。炕头上，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依被盘坐着，哽

哽咽咽，抽抽搭搭，嘴里不停地嘟念着什么，声音悲切，有气无力。

几天来，A的老母亲汤水未进，不停地念叨着宝贝孙子。

A和他的妻子头发凌乱，脸色蜡黄，眼窝下陷，一副绝望的神情。

这个平时飘荡着欢声笑语的家庭是怎么了。

七月份，A的儿子B在兰州某大学自费毕业了。日子渐渐红火富裕的A家高兴得合不拢嘴。B是老小，又是惟一的男孩。老奶奶打孙子出生那天起就视如掌上明珠。B喜欢开车，不久前在市驾校培训，考取了汽车驾驶执照，全家人更是皆大欢喜。

“爸，咱们买辆车跑出租吧？”B眉宇间透出一种兴奋。

“能行？”A看看渐渐成熟的儿子，从心眼里高兴。

“行啊！开出租车也是一种职业嘛。”B胸有成竹。

这几年的镍都金昌，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1986年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36个小康城市之一，1992年7月上级首长视察金昌，曾挥笔写下“镍都腾飞”的题词。眼下，市区高楼林立，街道宽畅，省内外享有“要看古迹上敦煌，要看马路上金昌”的美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出租车行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买车跑出租是B的梦想，经慎重考虑，他的父亲东挪西借，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花十七万元为儿子买了一辆桑塔纳高级小轿车。

B抚摸着光泽如镜的小车，心醉了。他抬头望望天空，镍都的天是那样高，那样蓝，眺望市区西边的龙首山，觉得是那样的雄伟壮观，正是有了它蕴含着丰富的矿藏，才有了今天的镍都。他激动了，激动得半夜没睡着。一合眼自己开着桑塔纳车往前飞。



2月15日早晨7点多，B驾驶宝石蓝全新桑塔纳车，挂甘C——0145号临时牌照外出跑出租。天渐渐黑下来，A家的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单等儿子回来吃饭，时针指向11点，仍不见儿子踪影。A坐不住了，几次到大门口瞭望。A母不顾年迈在儿媳的搀扶下也来到门口。

一辆辆小车亮起刺眼的大灯急驶而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兴奋，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这一夜，全家人都未合眼。以为B驾车可能到亲戚或同学家去玩，玩高兴了，可能忘记了回家。第二天，A家的亲戚朋友、乡亲邻居帮着到B有可能去的地方去找。

A清楚，儿子从不撒谎，无论有什么事，他能回来决不会在外过夜。拨打他随身带的传呼机，传呼机嘀嘀响，就是不见回话。

B是不是丢了车不敢回家？不管怎样，人平安回来就好，全家企盼着。三天来，他们度日如年。去兰州找的人回来了。去武威找的人回来了。去张掖的人回来了。然而，B人车茫茫，泥牛入海无消息。

一种不祥之兆升上A的心头。报案！到公安局报案！

下午两点来钟，A这位40多岁本来十分壮实的汉子，吃力地蹬着自行车，向坐落在市区公园东路市公安局急行。

他面容憔悴，神情疲惫，虽是寒风刺骨的冬天，额头上却渗出一层汗珠。他把自行车匆匆忙忙斜靠在门柱上，踉踉跄跄奔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值班室，值班室，刑警二大队大队长李占东给A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

A声泪俱下地诉说，要求刑警队帮助查找儿子的人车下落。

李占东做完笔录，眉头渐渐皱起一团疙瘩：“师傅，您别

急坏了身子，我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帮您查找。”

情况迅速上报支队。刑警支队长杨有清、政委郑银生、副支队长王兆福一同向市公安局局长廖原、副局长王正国作了汇报，局领导当即表示，要把查找 B 的人车下落，作为春节期间安全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占东，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要组织警力想方设法查找，不然，人心不稳哪！”杨有清递给李占东一支烟，有力的大手拍拍他的肩膀。

李占东这位三十四岁的刑警二大队长，经他手上侦破的刑事案子，少说也有二百多起，这种事难度大收效少，眼下又是春节，真是大海捞针啊！他觉得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立即召集副教导员冯宏庆、副大队长吕培禄研究查找方案。随后，二大队各探组侦查员刑警腰间的 BP 机“滴滴”响起。

警车发动了。摩托车发动了。市区的大街小巷，饭馆摊点，各停车场晃动着刑警们的身影。然而人海茫茫，偌大的市区，查找 B 人车下落谈何容易。

“发协查通报！”杨有清指示李占东。于是，市公安局通过省公安厅发出了几百份协查通报。

大年三十黄昏。市区家家户户彩灯高悬，喜庆的爆竹不断炸响。

刑警支队二楼会议室。二大队的刑警们有的踱步，有的抽烟，会议室一片沉默。尽管家人催他们回家吃年夜饭的传呼不止一次地响起，谁也没有回电话。李占东把烟蒂往烟灰缸里狠狠一捻，提高声音说，“大家先回家过年，过完除夕再说。”

“不吃饭不睡觉就能查到 B 的下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三天不吃饭都行。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年还得过，事还得办。”其实，吕培禄比谁都急。

“走走走！”冯宏庆下令。

会议室大木钟的秒针“嘀嘀嗒嗒”地响着，每一次响声像重锤敲击着刑警们的心。谁也没有说话，谁也没有动。这个年年被评为先进的集体，每逢遇到难题，大家总是聚在一起久久不愿散去。

一阵脚步声，廖原局长、王正国副局长带杨有清、郑银生、王兆福推门进来。

“大家还没回？”廖局长披着大衣乐呵呵地说：“怎么？是不是老杨你不让回？”

“我可没有啊！”杨支队长笑着说：“我们的弟兄有个贱毛病，完不成任务干啥都没心思。”然后对刑警们说：“你们回去后不怕挨媳妇骂？”一句话逗得刑警们笑起来，室内的气氛这才有所活跃。

廖局长让郑银生拿来两瓶酒：“正好，趁这个机会，我代表局领导给大家拜个早年，今天破个例，每人给敬两杯酒，喝完都回家吃团圆饭去。”

窗外寒气逼人，室内热气融融。直到中央电视台春节文艺联欢节目开始，刑警们才各自回家。

## 二、梦魇缠身

天渐渐黑下来，昏睡了半天的汪学成才爬起床，他心情很坏，动不动就跟老爹吹胡子瞪眼发脾气，他很惊恐，窗外任何稍大的动静，都足以使他竖起耳朵听半天。34岁的他至今还没有成家。

怨谁呢？怨自己。他心里自有一本账。

汪学成自幼丧母，父亲是某公司的普通工人，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他哥俩过日子，生活挺艰难。他从小顽劣，不爱念书，

调皮得让老师和同学们难以接受。每天像一匹不挂笼头的野马东跑西颠。老父亲看他实在不成材，小学毕业后就让他在公司当了工人。谁知他野性不改，常常惹事生非，自己的亲哥竟死在他的手下。1980年的一天，他与哥哥在家发生争吵，争吵中恼羞成怒，拿出自制的钢沙枪，失手将哥哥打死，法院判他有期徒刑十年。1989年刑满释放后，他本可以重塑自我，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从零开始，可他仍然不务正业，浪荡于街头。老爹苦口婆心相劝，他全当成耳旁风，我行我素。帮教小组多次找他谈话，他口是心非，撒谎撩屁一大筐。后因吸毒和盗窃，几次被公安机关处理过，老父亲怜他是惟的一个儿子，写下保证书，把他保外，年迈的父亲总希望儿子能改邪归正，但善良的愿望一次又一次落空。眼下，全国开展“百日严打”，金昌如火如荼。汪学成日里夜里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他忘不了那一天，他在马路上闲转，一抬头，过去认识的一位哥们儿在向他笑。墙根下，二人悄悄耳语。

“汪学成，有档子好事你干不干？”

“好事能轮到我。”汪学成眨巴着眼睛。

“不瞒你说，我偷了辆摩托，你帮我卖了，二一添作五，平分。”

真是天上掉馅饼，汪学成手里缺的就是钱，梦里想的也是钱，不干白不干。

“当真？”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二人当即拍板成交。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汪学成骑上摩托车到与金昌相邻的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找到他认识的朋友某某，廉价销赃。

不搭本不费多大劲儿千把块装进兜里，汪学成乐了，他清

楚，这位哥们儿干的这事儿，说不定哪天就会被公安局抓住，锣鼓长了没好戏，干脆只和他做这一回。老谋深算的汪学成狡兔三窟，他的判断没错。风声已传入他的耳朵，公安机关正在全市抓捕他的那位哥们儿。

汪学成心虚了，害怕了。他重重地拍几下前额，长一声短一声叹气，一旦那位哥们儿被抓，到那时自己必被牵连，万一拔出萝卜带出泥，自己深层次的问题……汪学成不敢想下去了。突然，他脑瓜一转，想起公安局的一个人，不禁心头暗喜。

过去，他曾盗窃吸毒被刑警二大队副教导员冯宏庆处理过，只因情节较轻，够不上刑事处罚。冯宏庆做事精细，柔中有刚，刚中有柔，执法严格，态度和蔼，与他打过几个回合，汪学成印象较深。

汪学成从家里走出来，心里涌上无限的烦恼。

五月的金昌是最美的季节，杨、柳、榆、槐绽放开嫩绿的新叶，月光如水的夜晚，轻柔的春风飘着红玫瑰的香味儿。

一只夜猫子在市区的夜空凄厉地叫着。汪学成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来到刑警支队。公安刑侦大楼，灯光如昼，冯宏庆加班连轴转，正在看材料。

“冯哥！”汪学成敲开门咧嘴“嘿嘿”笑。

刑警二大队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把汪学成纳入了视线。这会儿，冯宏庆不显山不露水地问：“汪学成，你最近忙啥呢？”

“没……没忙啥，呆在家里。”汪学成摸着后脑勺。

“谁养活你呢？”

“靠老爹的退休工资呗！”汪学成装模作样，唉声叹气。

“那东西再抽过没有（指海洛因）？”

“看你说的，冯哥，我早戒了，要不，我也对不起你对我

的教育呀！”他撒谎从不脸红。

“冯哥，有个情况想给你反映反映。”汪学成试探着眨巴几下眼珠，压低声音神秘地说。

“好啊！你说。”冯宏庆掀开笔记本。

“河西堡糖酒公司有个叫翟广的，听人说他至少偷了10来辆摩托……”汪学成吸溜着鼻涕。

冯宏庆对他提供的情况相信也不完全相信，他对汪学成有一定的了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干刑警这行得多长几个心眼儿。他作完记录扔给他一支烟：“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真假，听别人说的呗！”汪学成抽一口烟，一副很实诚的样子。

“够他妈贼的。”冯宏庆一边心里骂着一边很亲热地说：“以后有啥情况多给我们反映。”说着让汪学成记了自己的传呼机号：“有啥事，可以给我打传呼。”

汪学成点头哈腰像鸡吃米，从冯宏庆的神态和话语里，他没有发现公安对他有任何的怀疑。

汪学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从冯宏庆处出来，后背上已冒了一层汗。

马路上，路灯下映出他瘦长的影子。他反复回忆琢磨着和冯宏庆的对话，心里像吃了颗定心丸。但一回到家，心里就七上八下。三个多月来，他一直如坐针毡，连做梦都梦见自己被押上刑场。那血淋淋的一幕时常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任凭怎么也抹不去。

### 三、武当山的把兄弟

2月，南国已是温暖如春、油菜花飘香的日子。处于西北甘肃大戈壁的我国古代的边塞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



季节。金昌市的辖区永昌县，虽与市区相隔百余里，但山上的常年温度要比山下低4度。这里，水草丰茂，牛羊肥美，是河西走廊的重镇，古丝绸之路的必经地。1936年红四方面军西征，永昌战役，我军与马匪展开激战，悲壮惨烈，至今校场山坡还长眠着几千红军将士的英灵。

六十年后的今天，紧靠县城的北武当山的羊肠小道上晃动着三个黑色的恶魔，如果牺牲的将士们地下有灵，他们会跳起来大骂这类不肖子孙，把他们撕成碎片。

武当山，山势险峻，怪石嶙峋，山上是这一带较有名气的佛家胜地。每日里善男信女不断，香火缭绕。这三个专门从金昌乘班车来的人，陡峭的山路早已把他们累得气喘吁吁，踉踉跄跄。

阵阵山风吹起沙粒，吹得他们睁不开眼，寒风钻进他们的脖领，冻得他们脸色发青，嘴唇发紫。

“大哥，我看还是不上了吧。”小个子翟广望望仍不见尽头的山顶拧把鼻涕。

结实健壮的江续畏难地皱皱眉。

“啥？熊了？”好像永远站不直的瘦高个汪学成翻起白眼珠。

“没……没……”翟广结巴着嘴。

“咱们大老远的是来玩的吗？当年三国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今天我们是汪、江、翟结义武当山。”汪学成摆出老大哥的架势借古喻今充大瓣蒜。

他这一说，江续、翟广还真来了劲儿，撅起尻子呼哧呼哧拼命往上爬。

中午11点来钟，他们终于爬上了山顶，三人一屁股坐在山坡上，腿发软、心发慌，冒汗的后背，山风一吹，透心凉，

冻得上下牙打架格格响。

山上，几间古香古色的殿堂神秘而清幽。三人走进殿内，向前面的纸箱里扔了几块钱，燃一炷香，烧一堆纸，学着电影、电视上侠胆义士的样子，三拜九叩，结拜把兄弟，口中念念有词：“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声音浑浊，参差不齐，扭曲的脸令人啼笑皆非。

不知为啥，出门时，三人同时想到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佛语，浑身不禁一颤，大眼瞪小眼一时无话。

汪学成三人武当山拜把兄弟，按年龄依次排列，汪学成老大，翟广老二，江续老三。三位把兄弟，三个恶魔，武当山一行，成为他们走向地狱之门的开端。

一次偶然的机，汪学成在酒场上认识了某厂工人翟广。25岁的翟广从小被抱养，养父把他当亲儿子待。他从小娇生惯养，斗鸡走狗，很不争气。这个从永昌偏僻农村出来的娃子见的世面越来越多，常常被花花绿绿的世界撩拨得心里发痒。后来，他在金川结识一帮狐朋狗友，染上毒瘾，每月工资不能满足，不免干些偷偷摸摸的事，经常往来于永昌金川，在金川有三处落脚点。

在一次酒桌上，他认识了汪学成，两人话语滔滔，相见恨晚。

后来，汪学成把翟广介绍给某公司工人江续。24岁的江续曾因盗窃罪被判刑6个月。三人臭味相投，一来二去视为知己。

武当山结拜把兄弟的当天，三人回到金川开席把酒以示庆祝。

汪学成端起酒杯唾沫星乱飞：“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命运把我们共同拴在一条裤腰带上，来，干杯！”“当！”三位把

兄弟碰了三杯酒。“这年头，没钱不行啊！”汪学成感慨着摇头叹气。“有钱能使鬼上树，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一提到钱翟广心里就发痒。

“上那个破班，挣不了仨俩钱，没劲！”江续满肚子牢骚怨气。

“咱们得想法子搞点钱，要干就干大的，小打小闹滴水不解渴。”汪学成沉吟着捻着下巴上几根稀稀落落的黄胡子。

屋里一片沉默。“咱们弟兄要闹钱就闹点大的，不知老二老三有没有胆量？”汪学成故意卖关子。

“啥？谁怕谁不是人。”翟广胸脯拍得啪啪响。

“大哥，你说咋个弄法？”江续支楞起耳朵伸长脖子。

昏暗的灯光下，三个头凑在一起时，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哧哧大笑。

金昌市占地面积 9593 平方公里，人口 44 万，地处河西走廊东部，祁连山脉北麓，阿拉善台地南缘。北、东与民勤县相连、东南与武威市相靠，南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相接，西南与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搭界，西与民乐、山丹县接壤，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毗邻。境内有茫茫大戈壁和上千万亩草原，北靠巴丹吉林大沙漠，地广人稀。有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作案后易于逃匿藏身，任凭你公安有千里眼顺风耳也无济于事。

三人乐了，乐得摇头晃脑拍大腿。

汪学成枕头下取出一把乌黑发亮的手枪递给江续，这是他费尽心思花钱请人制造的，能打半自动步枪子弹。

江续激动得用手掂掂，退掉子弹，拉了几下枪栓连连说好。

窗外，月亮悄悄躲进云层。窗内，酒气熏天，三个人得意